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1-0098-05

“豫章沧浪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考

朱则杰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学现象,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那些重要、著名的集会唱和,其本身具有比较突出的特色,在诗歌史上有过比较大的影响,自然更加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然而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甚少,需要不断地拓展与深入。通过对清初“豫章沧浪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的研究,对它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召集的主人和参加的人物、创作的作品以及产生的影响等,做一些基本的考索,同时纠正若干相关的错误。

关键词:清诗;集会唱和;南昌;李明睿;《秣陵春》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1.015

诗人集会唱和,有各式各样的契机。观演戏剧,正是比较典型的一种。

清初吴伟业创作的传奇《秣陵春》,除作者自“命小鬟歌演”以外,围绕观演该剧曾有过两个影响较大的集会唱和。一个是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仲春”发生在江苏如皋冒襄水绘园,冒襄辑《同人集》卷十最末一组作品就是《演秣陵春倡和诗》,^{[1](P448-449)}不过作者只有许承钦、冒襄两人,各成七言绝句十首;此外如卷十一第一组《三秋语不休》第二题冒襄同年所作《九日扶病城南文昌阁登高,同志狎至,归演秣陵春,再和羽尊长歌原韵》,^{[1](P454)}虽然也曾提到“同志”观“演《秣陵春》”,但唱和作品与观演该剧无涉,因此可置不论。关于这个“水绘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今人论述较多,可参黄语先生《冒襄文人雅集对家乐戏曲的影响》一文第一部分《对戏曲寓意的探究》。^{[2](P103-105)}而另一个则是此前发生在江西南昌李明睿沧浪亭,有关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做更多的考察。

一、主人与地点

关于江西南昌这个集会唱和,康熙年间裘君弘撰《西江诗话》,卷十“李明睿”条有过叙述:

[李明睿]字太虚,南昌人。天启进士,历官少宗伯。归里,构亭蓼水,榜曰“沧浪”。家有女乐一部,皆吴姬极选。……尝于亭上演《牡丹亭》及新翻《抹[秣]陵春》二曲,名流毕集,竞为诗歌以志其胜。其最警者云:……(右朱遂初徽)……(右黎博庵元宽)……(右陈士业弘绪)……(右李眉公元鼎)……(右孙豹人枝蔚)……(右归元恭庄)……(右靳茶坡应升)……(右周计百令树)^{[3](P595-596)}

从这里,首先可以知道集会的主人是李明睿。李明睿曾是吴伟业的父执,又恰巧是吴伟业会试时的座主,对吴伟业极其赏识,提携有加。同时李明睿还自蓄女乐,因此很容易将《秣陵春》搬上舞台。他广泛邀请“名流”观演,并“竞为诗歌以志其胜”,这就造就了这样一个观演《秣陵春》的集会唱和。

收稿日期:2018-05-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项目编号:14ZDB076);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清诗续考”(项目编号:1362)。

作者简介:朱则杰(1956-),男,浙江永嘉人,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其次可以知道，集会的地点是在江西南昌李明睿家中的沧浪亭。而由于江苏苏州也有一个“沧浪亭”，并且名气更大，因此像今人编纂的《中国曲学大辞典》“秣陵春”条，最末说该剧“顺治年间，曾在苏州沧浪亭等处演出”，^{[4](P490)}这就把两个“沧浪亭”混淆在一起了。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参考下文所述南昌的古称，将这个集会唱和定名为“豫章沧浪亭观演《秣陵春》”。

二、人物、作品与时间

《西江诗话》这段叙述，很可能是依据李明睿所辑《仙音谱》一书。该书笔者未见，不知保存情况如何；但已故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卷十九集部总集类“唱和题咏之属”第一种就是“《仙音谱》无卷数”，“南昌李明睿辑，天中葛庵逸客点定，康熙间刊”，并且详细记录了所收作者及其诗歌首数，现转抄并补注作者名于次：

- 1.熊雪堂[文举]六十八首
- 2.朱遂初[徽]四十七首
- 3.黎博庵[元宽]五十首
- 4.陈士业[弘绪]十五首
- 5.沈仲连[光裕]二首
- 6.罗约斋[森]二首
- 7.李梅公[元鼎]四首
- 8.李叔则[楷]十二首
- 9.孙豹人[枝蔚]十首
- 10.宋澄岚[继澄]一首
- 11.程鸣东[?]四首
- 12.靳茶坡[应升]五首
- 13.熊汉若[一潇]八首
- 14.周计百[令树]四首
- 15.王于一[猷定]三首
- 16.归玄庄[恭][庄]四首
- 17.程娄东[淞]四首
- 18.赵国子[巖]八首
- 19.李太虚[明睿]三十四首^①

以上合计，共有作者十九人，诗歌二百八十五首。

但是，正如《西江诗话》所述，《仙音谱》中的诗歌，至少杂有一部分观演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传奇的唱和之作。例如“其最警者”所举李元鼎两首七言律诗“比年归卧共沧江”、“留春无计寻芳甸”云云，按之李元鼎《石园全集》，就对应卷八《东湖随笔·上》的《春暮偕熊雪堂少宰、黎博庵学宪宴集太虚宗伯沧浪亭，观女伎演牡丹剧，欢聚深宵。以门禁为严，未得入城，趋卧小舟。晓起，步雪老前韵，得诗四首》之一、之三^②，据集内作品排次乃作于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因此，上列《仙音谱》的作者，也不一定都参加过观演《秣陵春》的集会唱和。

而另一方面，某些人物明确为观演《秣陵春》而作的诗歌，《仙音谱》也并没有全数收入。例如同样是李元鼎，《石园全集》卷九《东湖随笔·下》有《冬夜同集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次熊少宰韵十首》《再和朱遂初都垣八首》《又和黎博庵学宪三首》连续三题二十一首七言绝句，^{[5](P58-59)}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而《仙音谱》于李元鼎总共只录四首诗歌，就显然没有收足，甚至很可能连一首都没有收(所收均为上及观演《牡丹亭》该组)。再如李元鼎的夫人朱中楣，《石园全集》卷十六《镜阁新声》有其《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题十绝》一题，^{[5](P108)}同时熊文举《耻庐近集》卷二观演《秣陵春》唱和之作(详后)中的《再和李司马、远山韵》四首也能说明朱中楣(远山其号)确实参加过这个集会唱和，而上列《仙音谱》作者中却未见朱中楣其人。因此，即使《仙音谱》其书尚存于世，仅凭该书也不可能全面、完整地了解这个集会唱和的人物及作品。

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正如上文所示，我们目前只能按照有关线索检核各家自撰诗歌别集，就已知者做出初步判断。前述《仙音谱》十九位作者，其中多半未见诗集传世；又李楷《河滨诗选》、^[6]孙枝蔚《溉堂集》、^[7]王猷定《四照堂集》、^[8]归庄《归庄集》、^[9]以及魏宪辑《百家诗选》卷三十四周令树《周计百诗》、^{[10](P72-76)}均未见明确的相关之作；此外已经读到的，也就只有李元鼎《石园

^①见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新1版，第531页。其中第十一人字“鸣东”者，疑是第十七人程淞之兄，其名未详，不知是否为程淞。又第十六人归庄，字玄恭，或以避康熙皇帝玄烨讳而改称“元恭”，《贩书偶记》“恭”字误作“庄”。

^②见李元鼎《石园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第54页。后来曾燠辑《江西诗征》卷六十五录此二首，模糊题作《李太虚宗伯园亭即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689册，第424页。

全集》、熊文举《耻庐近集》这两种。《石园全集》有关作品已见前述,《耻庐近集》则卷二共有《良夜集沧浪亭,观女剧演新翻秣陵春,同遂初、博庵,赋得十绝,呈太虚宗伯,拟寄梅村祭酒》、《再和李司马、远山韵》四首、《又和遂初韵》六首连续三题二十首,^[11](P184-186)编年同样是“己亥”亦即顺治十六年(1659)^①。两家作品明确提到的集会人物,计有李明睿、熊文举、朱徽、黎元宽、李元鼎、朱中楣六人。其中除李明睿之外,其他五人明确都有过诗歌唱和。

从李元鼎、熊文举两家作品的排次或编年,可以断定这个集会唱和始于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之冬。需要注意的是,前述朱中楣《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题十绝》一题,集内排在本卷《庚子元日》之后^②。如果排除编次错误的可能,那么它应该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这正如李明睿搬演《秣陵春》不会只有一次一样,沧浪亭观演《秣陵春》的集会具体也不会只有一次;至于唱和,更不会只限于每次观演的当天。而这里提到的“宗伯年嫂”亦即李明睿的夫人,因其是否也是诗人不得而知,至少未见有相关作品乃至线索,所以姑置不论。

此外,《西江诗话》该处所录“其最警者”,其中朱徽二首之二“老来歌管听全稀”云云,后来曾燠辑入《江西诗征》卷六十五,明确题作《李少宗伯沧浪亭观演秣陵春剧》^③。另陈弘绪三首云:

云间歌管已成尘,泪洒荒烟十五春。
又听贞元供奉曲,樽前惊见玉堂人。(其一)

几年图史水云乡,元老翩然羽客装。
只有情缘今尚在,绿波影里看西厢。(其二)

供奉当年咏太真,锦袍何处觅佳人。
今日翰林还姓李,遭逢却胜夜郎身。(其三)^[3](P595)
这与《秣陵春》抒写家国兴亡之感的主题以及

有关剧情相一致,因此也可以断定为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之作。这样,这个集会唱和的人物与作品,自然也应当加上陈弘绪其人其诗。剩余诸家诗歌,以及《西江诗话》同卷上一条“王猷定”处所录《李宗伯沧浪亭上观女乐,戏作丽人诗》二首,^[3](P594-595)大都泛写观演本身,不再一一细辨。

又《西江诗话》该处所引孙枝蔚七言绝句一首“金缕瑶台烛正红”云云,^[3](P596)如前所述其《溉堂集》同样未收。孙枝蔚原籍陕西三原,寓居江苏扬州。《溉堂集》的《前集》卷九“七言绝句”内有《太虚宗伯园中观女乐》二首,^[7](上册 P430-431)编年在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应该作于当时李明睿侨寓扬州之际,与“豫章沧浪亭”观演诸剧无涉。而《续集》卷三“己酉五言律诗”有《重访李太虚宗伯于南昌,留饮阆园,时宗伯年八十有五矣》一题,^[7](中册 P665)可知孙枝蔚于李明睿生前,曾在康熙八年(1669)至南昌访问,《西江诗话》所引该诗或即作于此时。前述《贩书偶记》著录《仙音谱》,称其刻于“康熙间”,从这里来看确实是有可能的。当然,《仙音谱》在最后刻定之时加收一部分此前在扬州观演其他戏剧的唱和之作,这种可能性同样也不能绝对排除。而李明睿卒于康熙十年辛亥(1671)^④,则“豫章沧浪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的结束时间,再迟不可能迟于这一年。

三、影响及其他

同时代钱谦益所撰《牧斋有学集》,卷十一《红豆三集》有《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呈太虚宗伯并雪堂、梅公、古[左]严、计百诸君子》一题,其三正文云:

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声水调何!
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12](P523)

此题据集内作品排次,作于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二、三月之间。其所读《仙音谱》,则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刻本或钞本;所涉人物,也都是前列

①该集所收作品即止于本年。

②《庚子元日》见《石园全集》第107-108页。

③见曾燠《江西诗征》,《续修四库全书》第1689册,第425页。另外卷六十三赵崑小传,名下缺表字,则据方文《蠡山集?续集?西江游草》“五言古体”《庐陵赵国子(崑)读李太虚先生〈召对录〉,悲其言之不用,作五言排律百韵,弘玮瑰异,洵诗史也。予欲取而注之,并刻以行世。先成三十韵,书其诗后》,以及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四《赵国子集序》“今隐君崑字国子”云云等,可以确知为“国子”,分别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中册第780-781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6册,第281页。

④可见黎元宽《进贤堂稿》卷二十二《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前翰林院学士闾翁李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6册,第470页。

《仙音谱》中的作者(部分参见下文)。而上引这第三首,恰恰只具体叙述到《牡丹亭》和《秣陵春》两剧,可以推想《仙音谱》所收确实全部或至少主要是诸人观演此两剧的唱和之作。钱谦益的题诗,正如《仙音谱》的成书一样,可以视为“豫章沧浪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的一种影响。

此题标题中的“左严”,是前及黎元宽的表字(“博庵”当系其号)。今传黎元宽《进贤堂稿》,内文各卷作者均署“南昌黎元宽左严”,另外如卷首李明睿《读左严进贤堂稿七则》也反复可证,^[13](P523-524)可以确信无疑。然而,笔者所见《牧斋有学集》几种版本,全作“古严”,则“古”字显然系“左”字形近之误。回想拙著《清诗代表作家研究》上编《吴伟业研究》,第七篇《“天上人间”——〈秣陵春〉的思想艺术特色》第一部分、第八篇《“风月宝鉴”与“宜官宝镜”》第四部分,两次引用该首诗^①,而标题中的“古严”均一仍其误,直到二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得以发现。现在特地订正于此,并且可以同时提醒其他的有关学者。

当然,当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处理完全正确的。例如已故陈友琴先生选注的《千首清人绝句》,于钱谦益此题有关注释中就说“黎元宽,字左严”,并由此将题内“古严”直接改为“左严”,^[14](P239)可惜笔者一直没有引起注意。不过,该处注释称

“豫章”为“台观名”,称《仙音谱》为“在台观上所谱奏之乐歌集”,并且将“梅公”(即李元鼎,“梅公”其号,一作“眉公”,南昌人)定为“梅清,宣城人”,以及称“计百”(即周令树)“生平不详”,这些都是错误或不妥的。

又吴伟业所撰《吴梅村全集》,卷五十九最末《与冒辟疆书七通》,其六末尾叙及:

小词《秣陵春》演于豫章沧浪亭,江右诸公皆有篇咏,不识曾见之否?江左玲珑亦有能歌一阙乎?望老盟翁选秦青以授之也。^[15](P1177)

这里所说的“江右诸公皆有篇咏”云云,显然就是指这个“豫章沧浪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有关“篇咏”,联系前引熊文举《耻庐近集》所谓“拟寄梅村祭酒”(吴伟业号梅村,曾官国子监祭酒)来看,应该就在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冬夜”之后不久寄出,也就是钱谦益读到的那个《仙音谱》。而吴伟业希望冒襄(辟疆其字)也能将《秣陵春》搬上舞台,冒襄则因为长时期见不到剧本,所以迟至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仲春”才有本篇开头所说的如皋“水绘园观演《秣陵春》”集会唱和。但从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前后这两个集会唱和之间的直接联系。后者的产生,也正是前者的一种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冒襄.同人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 黄语.冒襄文人雅集对家乐戏曲的影响[J].河北学刊,2010,(2).
- [3] 裘君弘.西江诗话[A].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 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中国曲学大辞典[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5] 李元鼎.石园全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 [6] 李楷.河滨诗选[A].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7] 孙枝蔚.溉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8] 王猷定.四照堂集[A].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9] 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0] 魏宪.百家诗选[A].续修四库全书:第162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1] 熊文举.耻庐近集[A].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82册[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12]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3] 黎元宽.进贤堂稿[A].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5册[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14] 陈友琴.千首清人绝句[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15]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①见《清诗代表作家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60页、第77页。另外还包括此前两文单篇发表时。

Textual Research of Gatherings and Responsorial Activities about Watching and Performing Mo Ling Chun in Yuzhang Canglang Pavilion

ZHU Ze-ji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s a common literary phenomenon in Qing Dynasty, the gathering and responsorial activities of poets are worthy of deep exploration, the distinctive or influential gathering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t paper is devoted to a basic research on gatherings and responsorial activities about watching and performing Moling Chun in Yuzhang Canglang Pavilion.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time and place, the main poets and their literary works of involved in the gathering and few mistakes on the subject have been corrected.

Key words: Qing poems; gathering and responsorial activities; Nanchang; LI Mingrui; Moling Chun

(责任编辑:庄暨军)